

家合

前哨月刊社編



PDG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从1957年年底至1958年年初的几期“前哨”月刊上选出的六篇较优秀的短篇小说。“合家”写出了在农业合作化中，一个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老农民的转变；“母女重逢”、“张青下乡之后”、“信”，都是写干部、城市学生下放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的故事；“追赶”、“广播员的歌”是描写工业、基本建设战线上，青年人的成长与变化的。

目 录

合 家	梁兴晨(2)
母女重逢	王 魯(21)
張青下乡之后	李万祥(34)
信	梁兴晨(44)
追 赶	康 林(56)
广播員的歌	周 竞(65)

合 家

梁 兴 晨

哎！生活，生活这玩意儿真叫人捉摸不透呢！当人穷得食难进口，衣不蔽身的时候，心里有说不尽的悲苦，这倒没有什么难懂的；可是生活富足了，命运自己掌管了，本应该痛痛快快的过活吧，可是你看有时自己又招来些烦恼的事儿。……——黄胡子爷爷偻着身子，抽着烟，眼歪着地，一边想，一边慢吞吞的朝自己家门口走来。

今晚上，第二生产队的大辩论会，是在他家召开的。他已经有半年没进自己的家门了——自从和妻闹了别扭，就自个儿住在村外隔河那个高岗上的小苹果园里。园屋，是一间低低的草房。

今天晚上的会，他是不愿参加的。可是，儿子大良已经来叫他两趟了；过午，社长也来说服了一阵。好，去！光去听听，黄胡子爷爷心里这么决定了以后，就把脚一趿，转了个圈，拿起烟袋，向家走来了。

本来，自己的家，自己的门，一步跨进去，还有什么周折的呢？而现在，黄胡子爷爷却象早已失去了主人的地位，而属于另一个人——他的老婆了。他不能毫无心事爽爽快

的进去开会。正在犹豫，身旁走过来一个青年妇女；这个青年妇女说：

“黄胡子爷爷吗？还不快去开会！”

他不由自主的一动，便跨进了大门。但走进院子以后又停了脚，因为他看到妻子正站在屋门口。幸好她还没有看到丈夫就转身回到屋里去了。这正是八月中旬，明月还没有升上中天，牆根颇有阴影，他立刻向牆根一立，隐住身体，却听到屋里已经争论起来了：

“……怎么？”

“依我看哪，合作不如单干！——就拿我来说，……”

“你是富农哩！当然得受改造！……”

“改造？”

“慢着，慢着，小青年动不动给扣大帽子！……”

“谁说合作化不好，我看还是拿出事实来，俗话说：事实胜于雄辩……”

“还是吕二爷爷说的对！……”

“叫徐老奶奶讲，叫徐老奶奶讲，讲她以前要饭，狗咬了脚后跟，没法在雪地里走……再讲：现在怎样受‘五保’……”

“小顺子，到我怀里来，用着你吃奶的孩子插嘴？”

“哎呀！我的好嫂子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大家讨论了多长时间了！……”

“咱慢点吵，好吧，哎！哎！听到了没有？真是，以前在部队上开会，哪象这样没纪律！……对啦！对啦！就这样，一个个的发言！……”

黃胡子爷爷摸着他那短短的髭須，呆呆的立着，覺得屋里象起了風暴一樣。他看到燈前站着一個四十多歲的胖子，光着背，正指手划腳的發議論。——噢，對，就是李二光棍子呀！竟也積極發起言來了：

“我看有些人，是坐在福國里，反而覺得是受洋罪，一心再跳到火坑里去。……”

“對！”不知是誰應和一聲：“好了瘡疤忘了痛的人，還很多哩！你給他蜜吃，他偏說是黃連水！”

“……”

這些話，象風暴，象霹靂，象閃電，使黃胡子爷爷听了，一連打了幾個寒戰。此刻，他實在沒有勇氣走進屋里去和听下去，身子抖了幾抖，朝屋里看了几眼，飛快的出了院子，跨出大門，過了小河，登上高崗，一头又鑽進蘋果園的小屋子里，反手門上門。屋子里漆黑，他也不點燈，只是坐在床沿上喘氣。蚊子老是圍着他的頭打轉轉。他忿忿的用手趕開它們。停了很久，他才點上了袋煙抽着。外面月光映到小草屋的小窗戶上。他側耳听：並沒有人再到他這里來找他；只有秋蟲的唧唧聲，和遠處合作社青年流動崗的幾個小青年的大聲說笑。……這時，千絲萬縷；自己半生的陳年古賬，片片斷斷的在他腦子里匯聚起來。

黃胡子爷爷的真名叫黃成財，是個矮個兒四十七八歲的人。因為他姓黃，長着短短的髭須，加上在街坊中輩分較大，所以一般尊敬他的人都稱他“黃胡子爷爷”。可是，也有

很多鄙薄他的人，称他“海里捞”。要想說清楚“海里捞”这个外号，可得費点笔墨：

黃胡子爷爷从小就生長在这个地方。祖輩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曾有几亩遺產薄田。他从十几岁就給地主家做活，掙扎着过日子。可是，安分守己也不成。民国三十二年是个大荒年，他的宅子被隔壁的地主扩占去了。父亲一气身故，母亲不久也跟父亲去了。家无存身之处。这时他已三十多岁，尚未娶妻，心一狠，就逃荒到东北。……日本鬼子投降，家乡鬧土改，他又回到本土。不过，这一回却不再是單身，而是帶來妻子刘蘭和儿子大良。刘蘭比他小十几岁。她也是从山东跟父母逃荒到东北的。不幸双亲都死在关外，……只拋下她孤零零地討飯度日，她和黃成財是在哈爾濱車站上結識的。……故乡土改的时候，他們回到了山东，一同家就卷进这个偉大的革命风暴里……分到了土地、房子，还有地主家的一个小果园。

黃胡子爷爷，本来就是個老实农民，勤懇、愛劳动，一刻也不停手脚，仿佛一閑着，他就手足发痒。庄稼地里的活完了，他就想找点别的門路，去掙几个錢。最初，他把分到的小果园修整成了一个有十几种果树的大园子，园子周圍还种上了花椒当籬牆。于是，黃胡子爷爷就又收拾起个小挑儿来，挑着果子、蔬菜串四集、跑城。單單自己园里的产品，就可以断断續續的从春天卖到秋后。他漸漸的感到自己的小挑儿是个賺錢的好宝贝。因此，很大一部分农活儿都移到刘蘭身上了。生活富足了，翻修了新房子。儿子大良去年也上

了学。

春夏秋三季，黃胡子爷爷的小挑儿上，多数是自己地里产的树上結的貨色——水果呀，蔬菜呀，瓜呀等等。可是秋后果园一收拾，他挑儿上的貨色全变了，純粹是販来的，象花糖呀，香烟呀，橘子呀，糖楂串儿呀等等。一年四季，在四乡集上，在城里車站上……你都能看到他。他早学会了买卖人的装扮，把帽子扣到前額上，裝出六亲不認只認自己那些貨色的模样。

光指望这些，他还不能取得“海里撈”这个称号，更主要的是他的挑儿与众不同：挑子一头是放貨物的玻璃隔盒；可是另一头却是个很大的粪筐。他往返走道的时候，路边的騾馬粪都躲不过他的粪杈。回到家，把挑儿一放，將粪朝欄里一倒，可算是一举兩得。有些尖刻人，就因此給黃胡子爷爷送了个“海里撈”的外号。

論过日子，黃胡子爷爷和刘蘭是鑼鼓打到一家里去了；可是論思想，就大有不同：以前，他还关心社会的变化，村里的情形，可是現在，似乎什么也不过問。他覺得共产党来了，人人都过了好日子，就这样下去吧！象我这样的人財兩旺的，还需要什么呢？本事大的，就多享点福；本事小的，就少享点福，这就非常合乎社会主义原則。他相信：凭了今天的安生社会，凭了自己的勤勞，不会再返回旧日去。村里搞这合作，那运动，共产党似乎有点操閑心了，管的过多了！因此，他不滿意刘蘭再上夜学，也不愿意她和村里的党团员接近——不，接近倒沒啥，何苦还积极工作，想爭取入党

呢？嘿，入了党有什么用呢？可是刘蘭却不同：她觉得人的力气象泉水，永远用不完。年紀輕輕的，看着美好的前途还能不求个上进，她常常后悔自己过了年齡，沒有入团的資格了。她一向是党、团周圍的积极分子，因此，也有一伙青年妇女在她周圍。她常受人称贊，受人爱戴。

前年春天，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了！开大会、貼标語，各村鬧得热烘烘的。正月十五这一晚上，借着灯节，全区要召开一个鼓动宣傳合作化的大会，迎接它的高潮到来。新年佳节，春意降临，加上合作化的新内容，个个精神焕发。农村剧团和学校剧团配合演戏。人山人海……。黄胡子爷爷同样也很高兴。不过他并不是因合作化的到来感到兴奋；而是他断定这一晚上，他的小挑儿上的生意，一定会空前的兴隆。仿佛合作化給他带来的好处，很远很远；而，只有今晚上的买卖，將是最大的最最貼近的利益。——应当多有这么几个晚上才好。

黄胡子爷爷提高了精神，把挑儿放在会场入口，点起一支电石灯，守着。假若有个人领着个小孩从他跟前走过，他就盯着小孩猛喊：

“花糖！花糖！……糖楂串，一角兩串！……”

孩子哼着向老子要，黄胡子爷爷立刻高兴起来，赶紧加上一句：“嘞甜的洋糖！”說完，还叭噉下嘴，引得小孩快哭了……于是买卖上門了。

生意确实很忙。后来，这手递貨，那手接錢也来不及了！热得他摘下棉帽子塞进筐里去，头上的蒸气直冒。他盼

望着有一个人来给他帮帮忙，他就能招揽更多的生意，赚更多的钱。凑巧，刘兰拿着个凳子走来了；同时儿子也向他奔来——哈，全家人就是同心，今晚上，真是难得的一晚上……可是，刘兰要去开会；儿子说：他得出场演戏。把棉袄向爸爸的小挑儿上一扔，返身就跑。黄胡子爷爷急得直喊：

“大良，上哪跑？在这里给我收钱！”

“我还演戏哩！”儿子早已一头钻进人羣不见了。

黄胡子爷爷又朝刘兰喊：

“大良，在这里和我照料一会儿！”虽然大良跑了，现在喊的“大良”，其实是刘兰的代称。刘兰也解开了这层意思，只好站在丈夫身旁帮忙。可是，她不能和丈夫似的专心生意。她的心早被会场吸引去了，被迎接合作化高潮的热情支配住了。因此接二连三算错账。弄得黄胡子爷爷焦急起来：

“你快走，快走，离开这儿！你的心叫老鹰衔去啦？……”

刘兰向丈夫温柔的笑笑，表示感谢他的“开恩”；又表示道歉，于是拿了凳子，到前边去开会。

晚上，回到家里，黄胡子爷爷还对妻和儿子有些生气的意思；不过，当点上灯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堆钱来时，就笑得裂开了嘴，把闷气逐出九霄云外去了！这样的“大丰收”，简直使他陶醉。

他在灯下一五一十地数钱……

“王区长讲的关于合作化的事情，你听到了吗？”刘兰坐在丈夫的斜对面，她的心情还浸沉在大会的欢乐气氛里，问

着丈夫。

“……”黄胡子爷爷仍然专心数钱。

“明天，咱村要开群众会，报名参加合作社呢。”刘兰仍然说着。

“一角五，加一元二角七……”

“我看，咱也带头入社吧！”刘兰感慨的说。

“对，爸爸，老师也说：合作社太好了！我们今晚上就是演的‘全家入社’这个戏。爸爸，妈，明天咱报名！”大良一边在炕上翻筋斗；一边嚷。

黄胡子爷爷终于抬起头，沉下脸来，没有好声气的说：

“吵呀！狠吵！把钱又数错了！今晚上谁也不帮我的忙……光知道打扰！……”又低下头：“三元五角六，加……”

黄胡子爷爷对今晚上的大会，一点也不在心。夜里睡觉以前，刘兰重又提起这件事：

“我看还是入社吧！共产党只会向好道上领咱。以前土改，听共产党的话，分得了土地。闹生产，生活富裕了！……现在，叫大家富裕，闹合作。话，一定不假。今晚上王区长举了多少条合作化的好处呀！……咱入吧！……”

黄胡子爷爷并不立刻回答，只是默默的在心里打算盘：他也相信共产党会往高处领导。不过，一些没边没沿的大道理管啥用，最主要的还是没有看到入社以后对自己有哪些具体的好处。算盘卡住了，结论是：入社不入社都可以。——不过，入了社还许比单干有利些：农活儿我不用管了，可以抽出时间来专做小买卖。另外，入了社刘兰还高兴，俗话说：

“人若高兴，力气无穷”，她多做些活儿，或許收入更多。唯一心痛的就是那果园了！它是自己經營了十来年的总結果。一轉念，嘿！事事得合情理：拿着金子入社，他得給值金子的价錢，若是折价不合理呢？反正出入自由，只要“自由”就好办事！入就入他娘的，試一下。

就这样，这年春天入了社。

日子过得飞快：冰化了，楊柳轉青……当滿果园花香的时候，黃胡子爷爷又心事重重了。他看到自他栽培果树以来，从沒有象今年这样花团滿树，凭經驗，一定会得到空前的大丰收。

这天是姚庄集。黃胡子爷爷特地从城里販下来些鮮魚。他的鄰攤是同村人——一个瘦高个老头儿——富农張三，如今也沒入社，也来卖青菜。在生意空里，不免調过他那棗核形的腦袋向黃胡子爷爷搭訕些話儿，天南地北的乱扯了一通。卖完青菜，又殷勤的帮黃胡子爷爷卖鮮魚。使黃胡子爷爷非常感激，把自己帶來的二兩酒，兩個臭鴨蛋，也递过去，和瘦老头子共同享受了。瘦老头儿提議說：

“咱兄弟倆干脆到飯鋪里坐坐吧！”

黃胡子爷爷迟疑了一下，摸摸裝錢的口袋——“得，豁出去，今天生意不錯！”于是二人挑了空担儿进了一个小飯鋪。那瘦老头子富农，又要了二兩酒，切了一碗猪头肉。

“生意不錯吧？”富农張三，捏着小酒壺問。

“哎，也就是那么回事吧——水里来江里去的！”

“入社啦？果园还归你？”

“哪里呀！全都入社啦！”

“嗯——”瘦老头子意味深长的用鼻子“嗯”了一声。这一声里，既含有嘲弄又带着煽动，使黄胡子爷爷立刻暗暗地后悔起来了。特别那瘦老头子后面一句话，最打动他的心：

“你的花果多好哇！入社，簡直是把白饅頭向別人口里塞！”

黄胡子爷爷回到家里，把挑儿一放，就奔到园子里去了！他去园子，无非是想重新估计一下它的价值。刚上高坡，就闻到扑鼻的果花香。他看到的仿佛不是花，而是已经成熟的果子。他的心一下子悬到空中，开始盘算：

“我有三十棵苹果，二十棵梨……还有……今年一棵苹果，若按结货五十斤计算，还得三五一千五百斤……合钱……再加上那小挑儿……”

他想得很美，决定要退社。

他这么盘算着回到家里，刚想和妻子商议，刘兰倒是先说话了：

“好些人对你有意见呢！”

“谁呀？什么意见！”

“说在果园里你挣的工分太高，干的活比谁都少！……”

“我是技术员嘛！”

“你还光去做小买卖，不参加社里的集体劳动，别人给你提意见，还说人家‘狗叫唤’！……”

“别管我的事！我这就退社！”

“什么，退社！”刘兰吃了一惊。

黃胡子爷爷，正正經經地把心事向劉蘭說了。

“你想什麼邪路？你是忘恩負義！”

黃胡子爷爷，看着妻子表情嚴肅的臉，听着妻子堅定的語氣，覺得這件事情一時很難扭過她，就只得先拖着……

劉蘭對丈夫的感情一向很好，真是同患難共甘苦知冷知熱的賢慧媳婦。

平日，黃胡子爷爷也相信妻子對自己是非常好的。可是這一次，他却對劉蘭發生了很大的懷疑。事情的經過是這樣：

一天，他又和那瘦老头子富農一路去趕集，談起了他和劉蘭對退社問題意見的不一致。瘦老头兒鬼鬼祟祟地對黃胡子爷爷說：

“當然她不和你一溜子了。她背後說你落后……她又上夜學，又想入黨……現在聽說社里又叫她當隊長……胆子大啦！……她為什麼開會挨到半宿才回家？那社長是個復員軍，光棍子。嘿！俗話說：‘當兵三年，看見母猪還賽貂蟬’哩！老弟，小媳婦並沒打包票呀！咱胡子太長啦。”說着，他摸着自己的嘴巴，仰面大笑起來！“在社里太歡樂啦！她哪能同意你退社呀！……”

黃胡子爷爷听出富農的話中有對他的侮辱成分，於是板起臉，嚴辭義正的說：

“張三，你說話在理些！”

但是，不知怎麼的，在他心里却開始隱隱的燒起了一股嫉妬和仇視的怒火，並且越燒越旺。他氣乎乎酸溜溜的回到

家里。这时，他看到妻子的花衣，剪发，甚至对那微笑的脸，递过来的温柔的眼神，都怀疑了，都看成是遮掩内心的鬼胎的了。

刘蘭端过臉水来，他头也不抬，只顧抽烟。刘蘭說：“水涼了，洗洗吧！”他也不搭腔。刘蘭又把飯拾掇上，說：“快吃吧！吃了飯，我还开会去！”

“开去！那是你的自由！”黄胡子爷爷惡狠狠的說。

刘蘭听語气不对头，便問：“什么自由不自由？”

“什么你都可以自由！”

这突如其来的发作，使刘蘭万分惊愕，递送碗筷的手也縮住了：

“你得說清楚，你話里有話！”

“打开窗子說亮的：你要不和我一心，就干脆离婚！”

这“干脆离婚”四个字象一根沉重的棍子，朝刘蘭头上直打下来。

“大良他爹，你想干什么！”

“干什么，你心里自有数！——我得退社！”

“你退，你不当家！”

“誰当家！”

“全家当家！”

“东西是我的！”

“全家的！……”

大良見勢不妙，連忙到外边喊人来劝仗。黄胡子爷爷向众人說；

“她看我老了，欺負我！她不和我一心……存心想離婚，另尋好的……離就早離！別藏到心里別扭我！——我說上東，她非上西……年青青的半夜三更才回家……”

以往劉蘭總是讓步，可是這次她絕不退縮。大良本着少年先鋒隊員的先進思想，站在媽媽一邊。劉蘭由於受到譴蔑和打擊，傷心的哭起來，讓鄰居拉走了。黃胡子爺爺在氣頭上，當然硬著脖子不接受眾人的批評了，非要分家退社不可。他自己宣布：只要果園。他住在園屋子裡。于是他卷了鋪蓋，挑起小挑，搬上鍋碗瓢勺，獨自個兒在果園安了家。

本來，氣頭上的話和行事，是沒准頭的，鬧出岔子來，能大也能小。可是這一次卻鬧得很嚴重，雙方連晚飯也沒吃，家裡，園裡，都老早睡了悶頭覺。只有大良躺在炕上肚子直响，在被窩裡吃了一個冷饅饅。

從夫妻分離到現在大辯論，時間已過了半年多。這多半年中生活的變化可真不小：合作社麥季來了個大豐收，秋庄稼長得不算十成年景，也够得上九成九，社員個個精神十足。在黃胡子爺爺的小果園周圍，合作社開辟了個大果園，一下子栽了五千棵蘋果，一千棵梨樹……品種要比黃胡子爺爺的果木多幾倍；鄰近的小河下游，修了個大水庫。合作社貸了一架十五匹馬力的柴油機，既可澆這一片果園，又可以照應附近這一帶的庄稼。黃胡子爺爺日夜聽著那機器“嗚，嗚，嗚”的响，心里說不出是什麼滋味。

劉蘭和兒子沒有退社。她也沒向丈夫提出離婚。在社

里，她受到社員們的拥护，当上了生产隊長。黃胡子爷爷呢，这多半年来，吃了些苦头：又得自己修理果树，又得抽空担小挑儿，又得自己做飯……由于一个人沒有千手佛那个本事，因此果树沒有照应好，結果子还不如往年。

說句公道話，这“分家”的半年多中，黃胡子爷爷也并沒受到多大的委屈。自从“宣布分家”起，大良便当上了“通訊員”：家里刘蘭包了餃子，在果园里的黃胡子爷爷也能吃上餃子。凡稀罕吃的，园里的人都能尝到；不过，粗茶淡飯还是得亲自动手。这些“礼物”，黃胡子爷爷明明知道是妻子轉送来的，很有些动心，但起初还强着不“收礼”：

“滾！給你媽端回去！”

可是大良很乖巧，仍然送进小园屋，清清楚楚的說：

“这是我拿来送你的，爸爸！”

黃胡子爷爷看看稚气天真的儿子，怪惹人疼爱，也就似乎勉强地收下礼来。后来便也漸漸成了习惯，以至連儿子拿来的新衣也照收，揀走破旧衣也不攔擋了！

大良是最幸运了——虽然跑腿，然而却得到一些跑腿的“报酬”。譬如給爸爸送东西来时，媽常說：“大良，給你爸爸送去，回来給你个雞蛋吃！”到园子里，任务剛完成，爸爸就把从集上买来的火燒，塞到大良手里：“孩子給你，拿去吃！”

后来，大良也收到爸爸回送的生猪肉呀，布呀，等等。

“給你，拿去！”大良当然不能吃了，拿着东西发怔，皺起眉头——不得不动腦筋想想——终于把眉头一展：